

红楼梦

(下册)

程乙【亚东】本

曹雪芹/原著
曲沐/校注
欧阳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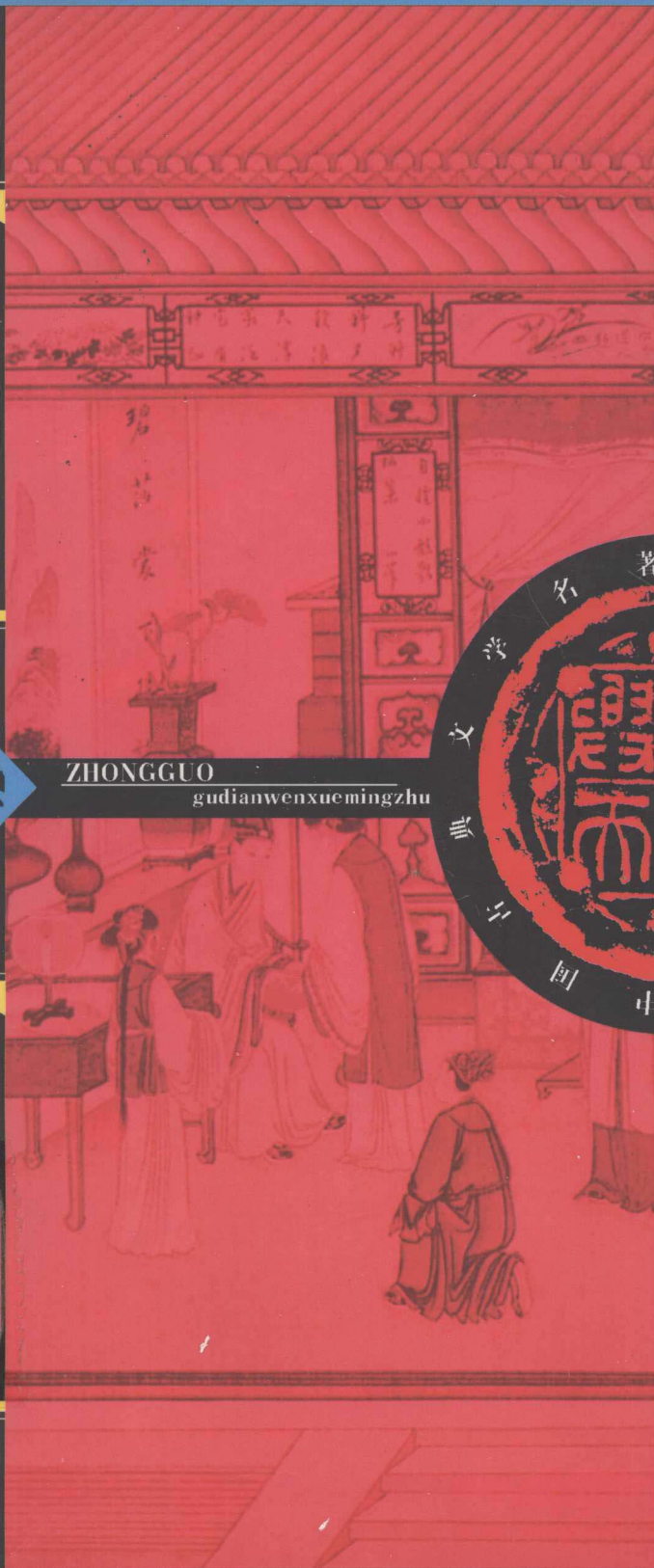
贵州人民出版社

H
O
N
G
L
O
U
M
E
N
G



ZHONGGUO

gudianwenxuemingzhu



红楼梦

程乙【亚东】本

曹雪芹/原著
曲沐/校注
欧阳健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ZHONGGUO

gudianwenxue pingzhu

著
者
中
国
古
典
文
学
评
注



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

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幺儿一夕话，笑道：“好猴儿崽子，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，你不多得一个叔叔吗？有什么疑的！别叫我把你头上的钗子盖^①揪下来！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！”那小厮且不推门，又拉着笑道：“好婶子！你这一进去，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。我这里老等^②。你要忘了，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，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，也不答应你，随你干叫去。”柳氏啐道：“发了昏的！今年还比往年？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了。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！人打树底下一过，两眼就像那鷓鴣^③似的，还动他的果子！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，怎么不和他们要，倒和我来要？这可是‘仓老鼠问老鸹去借粮——守着的没有，飞着的倒有？’”小厮笑道：“啵哟！没有罢了，说上这些闲话！我看你老人家，从今以后就用不着我了？——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儿，将来呼唤我们的日子多着呢！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。”柳氏听了，笑道：“你这个小猴儿精又捣鬼了！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儿？”那小厮笑道：“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单是你们有内纤^④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纤不成？我虽在这里听差，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成个体统的。什么事瞒的过我？”

正说着，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“小猴儿，快传你柳婶子去罢；再不来，可就误了。”柳家的听了，不顾和那小厮说话，忙推门进去，笑说：“不必忙，我来了。”一面来至厨房——虽有几个同伴的人，他们

① 钗子盖——即马桶盖。旧时儿童一种发式，四周剃光，中间留圆形短发，如马桶盖。

② 老等——专等。

③ 鷓鴣——乌眼鸡。

④ 内纤——内线，内部传递信息的人。

都不敢自专，单等他来调停分派。——一面问众人：“五丫头那里去了？”众人都说：“才往茶房里找我们姐妹去了。”

柳家的听了，便将茯苓霜搁起，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。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：“司棋姐姐说要碗鸡蛋，顿的嫩嫩的。”柳家的道：“就是这一样儿尊贵。不知怎么，今年鸡蛋短的很，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。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个买办出去，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，我那里找去？你说给他，改日吃罢。”莲花儿道：“前日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馊的，叫他说了我一顿；今日要鸡蛋，又没有了。什么好东西？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，别叫我翻出来！”一面说，一面真个走来，揭起菜箱一看。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，说道：“这不是？你就这么利害？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分例，你为什么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！”

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，便上来说道：“你少满嘴里混噁！你妈才下蛋呢！通共留下这几个，预备菜上的飘马儿^①。姑娘们不要，还不肯做上去呢，预备遇急儿的。你们吃了，倘或一声要起来，没有好的，连鸡蛋都没了。你们深宅大院，‘水来伸手，饭来张口’，只知鸡蛋是平常东西，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。别说这个，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。我劝他们，细米白饭，每日肥鸡大鸭子，将就些儿也罢了。吃腻了肠子，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。鸡蛋，豆腐，又是什么面筋，酱萝卜炸儿，敢自倒换口味？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，一处要一样，就是十来样；我倒不用伺候头层主子，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。”

莲花儿听了，便红了脸，喊道：“谁天天要你什么来？你说这么两车子话！叫你来，不是为便宜，是为什么？前日春燕来说，晴雯姐姐要吃蒿子秆儿，你怎么忙着还问肉炒鸡炒？春燕说荤的不好，另叫你炒个面筋儿，少搁油才好，你忙着就说自己发昏，赶着洗手炒了，狗颠屁股儿似的，亲自捧了去；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^②，说我给众人听！”

柳家的忙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些人眼见的，别说前日一次，就从旧年以来，那屋里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，要添一样半样，谁不是先拿

① 飘马儿——在汤里冲入蛋花，称“飘马儿”。

② 作筏子——作践，糟蹋的意思。



了钱来另买另添？有的没的，名声好听。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，两只鸭子，一二十斤肉，一吊钱的菜蔬，你们算算，够做什么的？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，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，那个点那样？买来的又不吃，又要别的去！既这样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分例，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，用水牌①写了，天天转着吃，到一个月现算倒好！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的，要吃个油盐炒豆芽儿来，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，我倒笑起来了，说：‘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钱的。这二三十个钱的事，还备得起。’赶着我送回钱去，到底不收，说赏我打酒吃。又说：‘如今厨房在里头，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②。一盐一酱，那不是钱买的？你不给又不好，给了你又没的赔。你拿着这个钱，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。’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，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。没的赵姨奶奶听了，又气不忿，反说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，寻那样，我倒好笑起来。你们竟成了例，不是这个，就是那个，我那里有这些赔的！”

正乱时，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，说他“死在这里，怎么就不回去？”莲花儿赌气回来，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。司棋听了，不免心头起火。此刻伺候迎春饭罢，带了小丫头们走来，见了许多人正吃饭。见他来得势头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让坐。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：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，只管扔出去喂狗，大家赚不成！”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，七手八脚抢上去，一顿乱翻乱掷。慌的众人一面拉劝，一面央告司棋说：“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！柳嫂子有八个脑袋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说鸡蛋难买是真。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，凭是什么东西，也少不得变法儿去。他已经悟过来了，连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”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，方将气劝得渐平了。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，便拉开了。司棋连说带骂，闹了一回，方被众人劝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，自己咕唧了一回，蒸了一碗鸡蛋，令人送去。司棋全泼了地下，那人回来也不敢说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将茯苓霜一节说

① 水牌——可以随时书写并擦去的木板。

② 叨登——折腾，打扰。也作“叨蹬”。

了。五儿听罢，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，遂用纸另包了一半，趁黄昏人稀之时，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。且喜无人盘问，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，不好进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远远的望着。有一盏茶时候，可巧春燕出来，忙上前叫住。春燕不知是那一个，到跟前方看真切，因问：“做什么？”五儿笑道：“你叫出芳官来，我和他说话。”春燕悄笑道：“姐姐太性急了。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，只管找他做什么？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，你且等他一等；不然，有什么话告诉我，等我告诉他。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关了园门。”五儿便将茯苓霜递给春燕，又说这是茯苓霜，如何吃，如何补益，“我得了些送他的，转烦你递给他就是了。”说毕，便走回来。

正走蓼溆一带，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，五儿藏躲不及，只得上来问好。林家的问道：“我听见你病了，怎么跑到这里来？”五儿陪笑说道：“因这两日好些，跟我妈进来散散闷。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。”林之孝家的说道：“这话岔了。方才我见你妈出去，我才关门。既是你妈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？竟出去让我关门，什么意思？可是你撒谎？”五儿听了，没话回答，只说：“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去取的，我忘了，挨到这时，我才想起来了。只怕我妈错认我去了，所以没和大娘说。”

林之孝家的听他词钝意虚，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，几个丫头对赖，没主儿，心下便起了疑。可巧小蝉、莲花儿和几个媳妇子走来，见了这事，便说道：“林奶奶倒要审审他。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的不像^①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干些什么事。”小蝉又道：“正是昨日玉钏儿姐姐说：‘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，少了好些零碎东西。’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儿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谁知也少了一罐子。不是找，还不知道呢。”莲花儿笑道：“这我没听见。今日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。”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，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，一听此言，忙问：“在那里？”莲花儿便说：“在他们厨房里呢。”

林之孝家的听了，忙命打了灯笼，带着众人来寻。五儿急的便说：“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。”林之孝家的便说：“不管你‘方官’、‘圆官’，现有赃证，我只呈报了，凭你主子前辩去！”一面说，一面

① 不像——不正常，不对头。



进入厨房。莲花儿带着，取出露瓶；恐还偷有别物，又细细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并拿了。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。

那时李纨正因兰儿病了，不理事务，只命去见探春。探春已归房，人回进去，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，探春在内盥沐，只有侍书回进去，半日出来说：“姑娘知道了，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。”

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，来到凤姐那边，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凤姐。凤姐方才睡下，听见此事，便吩咐：“将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撵出去，永不许进二门；把五儿打四十板子，立刻交给庄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”平儿听了，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儿吓得哭哭啼啼，给平儿跪着，细诉芳官之事。平儿道：“这也不难，等明日问了芳官，便知真假。但这茯苓霜，前日人送了来，还等老太太、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，这不该偷了去。”五儿见问，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出来。

平儿听了，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你竟是个平白无辜的人了，拿你来顶缸^①的。此时天晚，奶奶才进了药歇下，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”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，只得带出来，交给上夜的媳妇们看守着，自己便去了。

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，一步不敢多走。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：“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。”也有抱怨说：“正经更还坐不上来，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，倘或眼不见寻了死，或逃走了，都是我们的不是！”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，见了这般，十分趁愿，都来奚落嘲戏他。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，竟无处可诉；且本来怯弱有病，这一夜思茶无茶，思水无水，思睡无衾枕，呜呜咽咽，直哭了一夜。

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时就撵他出门去；生恐次日有变，大家先起了个清早，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，送了些东西，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，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。平儿一一的都应着，打发他们去了，却悄悄的来访袭人，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玫瑰露了。袭人便说：“露却是给了芳官，芳官转给何人，我却不知。”袭人于是又问芳官。芳官听了，唬了一跳，忙应是自己送他的。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。宝玉也慌了，说：“露虽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来，他自然也

① 顶缸——代人受过的意思。

实供；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岂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们陷害了？”因忙和平儿计议：“露的事虽完了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只叫他也说是芳官给的就完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虽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，如何又说你给的？况且那边所丢的霜，正没主儿；如今有脏证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谁？谁又还肯认？——众人也未必心服。”

晴雯走来笑道：“太太那边的露，再无别人，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，你们可瞎乱说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谁不知这个原故？这会子玉钏儿急的哭。悄悄问他，他要应了，玉钏儿也罢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，谁好意揽这事呢？可恨彩云不但不应，他还挤玉钏儿，说他偷了去了。两个人窝里炮^①，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，我们怎么装没事人呢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。又没脏证，怎么说他？”宝玉道：“也罢。这件事，我也应起来，就说原是我吓他们顽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，两件事就都完了。”袭人道：“也倒是一件阴骘事，保全人的贼名儿；只是太太听见了，又说你小孩子气，不知好歹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也倒是小事。如今就打赵姨娘屋里起了脏来也容易；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。别人都不必管，只这一个人，岂不又生气？我可怜的是他，不肯为‘打老鼠伤了玉瓶儿’。”说着，把三个指头一伸。袭人等听说，便知他说的是探春。大家都忙说：“可是这话^②！竟是我们这里应起来的为是。”

平儿又笑道：“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来，问准了他方好。不然，他们得了意，不说为这个，倒像我没有本事，问不出来。就是这里完事，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”袭人等笑道：“正是；也要你留个地步。”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他两个来，说道：“不用慌，贼已有了。”玉钏儿先问：“贼在那里？”平儿道：“现在二奶奶屋里呢，问他什么应什么。我心里明白，知道不是他偷的，可怜他害怕都承认了。这里宝二爷不过意，要替他认一半。我要说出来呢，但只是这做贼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；窝主却是平常，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，因此为难。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。如今反要

① 窝里炮——在窝里放炮。意即在内部制造摩擦。

② 可是这话——正是这个道理。



问你们两个，还是怎么样？要从此以后，大家小心。存体面呢，就求宝二爷应了；要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别冤屈了人。”

彩云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一时羞恶之心感发，便说道：“姐姐放心。也不用冤屈好人，我说了罢：伤体面，偷东西，原是赵姨奶奶央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给环哥儿是情真。连太太在家，我们还拿过；各人去送人，也是常有的。我原说说两天就完了；如今既冤屈了人，我心里也不忍，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，一概应了完事。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一个个都诧异：他竟这样有肝胆。宝玉忙笑道：“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！如今也不用你应，我只说我悄悄的偷的吓你们顽，如今闹出事来，我原该承认。我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”彩云道：“我干的事，为什么叫你应？死活我该去受。”平儿、袭人忙道：“不是这么说。你一应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，那时三姑娘听见，岂不又生气？竟不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没事。且除了这几个人，都不知道，这么何等的干净！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么，好歹等太太到家，那怕连房子给了人，我们就没干系了。”彩云听了，低头想了想，只得依允。

于是大家商议妥贴，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，叫了五儿，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给的，五儿感谢不尽。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，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，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了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：“今日一早押了他来，怕园里没有人伺候早饭，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的饭呢。”平儿道：“秦显的女人是谁？我不大相熟啊。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时没什么事，所以姑娘不认识。高高儿的孤拐^①，大大的眼睛，最干净爽利的。”玉钏儿道：“是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忘了？他是跟二姑娘^②的司棋的嫂子。司棋的父亲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，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。”

平儿听了，方想起来，笑道：“哦！你早说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”又笑道：“也太派急了些。如今这事八下里^③水落石出了。连前日太太屋

① 孤拐——这里指颧骨。

② 二姑娘——原作“三姑娘”，据王希廉评本改。

③ 八下里——完全，统统。

里丟的，也有了主兒：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來着，偏這兩個孽障慳他頑，說：‘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拿。’寶玉便瞅着他們不提防，自己進去拿了些個什麼出來。這兩個孽障不知道，就吓慌了。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，方細細的告訴了我，拿出東西來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，也曾賞過許多人，不獨園內人有，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，又轉送人。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一流的人。他們私情，各自來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兩婆還擺在議事廳上，好好的原封沒動，怎麼就混賴起人來？等我回了奶奶再說。”說畢，抽身進了臥房，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。

鳳姐兒道：“雖如此說，但寶玉為人，不管青紅皂白，愛兜攬事情。別人再求求他去，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。給他個炭簍子^①帶上，什麼事他不應承？咱們若信了，將來若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還要細細的追究才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里的丫頭都拿來，雖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，跪在太陽地下，茶飯也不用給他們吃，一日不说跪一日，就是鐵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”又道：“‘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’，雖然這柳家的沒偷，到底有些影兒，人才說他。雖不加賊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原有挂誤^②的，到底不算委屈了他。”

平兒道：“何苦來操這心？‘得放手時須放手’，什麼大不了的事？樂得施恩呢。依我說，縱在這屋里操上一百分心，終久是回那邊屋里去的，沒的結些小人的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。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，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，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，氣惱傷着的？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，也倒罷了。”一席話，說的鳳姐兒倒笑了，道：“隨你們罷，沒的慳氣。”平兒笑道：“這不是正經話？”說畢，轉身出來，一一發放。

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

① 炭簍子——用好話恭維人，給人戴高帽子。

② 挂誤——又作渎誤，罪誤，旧時官吏因過失或受連累而受處分撤職。



第六十二回

憨湘云醉眠芍药裯^①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

话说平儿出来，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“‘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没事’，方是兴旺之家。要是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，乱掀腾起来，不成道理。如今将他母女带回，照旧去当差，将秦显家的仍旧追回。再不必提此事，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。”说毕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。林家的就带回园中，回了李纨、探春，二人都说：“知道了。宁可无事，很好。”

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。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，只兴了半天。在厨房内正乱着收家伙、米粮、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许多亏空来，说：“粳米短了两担，长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，炭也欠着额数。”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，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一担粳米在外边，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；又打点送帐房儿的礼；又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，说：“我来了，全仗你们列位扶持。自今以后，都是一家人了，我有照顾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顾些。”

正乱着，忽有人来说：“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，就出去罢。柳嫂儿原无事，如今还交给他管了。”秦显家的听了，轰去了魂魄，垂头丧气，登时掩旗息鼓，卷包而去。送人之物，白白去了许多，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。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，无计挽回，只得罢了。

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，被玉钏儿吵出，生恐查问出来，每日捏着一把汗，偷偷的打听信儿。忽见彩云来告诉说：“都是宝玉应了，从此无事。”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。谁知贾环听如此说，便起了疑心，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出来了，照着彩云脸上摔了来，说：“你这

① 裯——同茵，垫褥。

‘两面三刀’的东西，我不稀罕！你不和宝玉好，他怎么肯替你应？你既有担当给了我，原该不叫一个人知道；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，我再要这个，也没趣儿！”

彩云见如此，急的赌咒起誓，至于哭了。百般解说，贾环执意不信，说：“不看你素日，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，就说你偷来给我，我不敢要。你细想去罢！”说毕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赵姨娘骂：“没造化的种子！这是怎么说！”气的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。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：“好孩子！他辜负了你的心！我横竖看的真，我收起来，过两日，他自然回转过来了！”说着，便要收东西。彩云赌气，一顿卷包起来，趁人不见，来至园中，都撒在河内，顺水沉的沉，漂的漂了，自己气的夜里在被内暗哭了一夜。

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。原来宝琴也是这日，二人相同。王夫人不在家，不曾像往年热闹，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，换的寄名符儿；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^①并寿星、纸马、疏头并本宫星官、值年太岁、周岁换的锁。家中常走的男女，先一日来上寿。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、一双鞋袜、一百寿桃、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。薛姨妈处减一半。其余家中尤氏仍是一双鞋袜，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堆绣荷包，装一个金寿星，一件波斯国的玩器。各庙中遣人去放堂^②舍钱。又另有宝琴之礼，不能备述。姐妹中皆随便，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画的，或有一诗的，聊为应景而已。

这日，宝玉清晨起来，梳洗已毕，便冠戴了，来至前厅院中，已有李贵等四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。宝玉炷了香，行了礼，奠茶烧纸后，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。出至月台上，又朝上遥拜过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等。一顺到尤氏上房，行过礼，坐了一回，方回荣府。先至薛姨妈处，再三拉着，然后又见过薛蝌，让一回，方进园来。晴雯、麝月二人跟随，小丫头夹着毡子，从李氏起，一一挨着，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；复出二门，至四个奶妈家，让了一回，方进来。虽众人要行礼，也不曾受。回至房中，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；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轻人受礼，恐折了福寿，故此皆不磕头。

① 供尖儿——又叫蜜供，一种用油炸蜜拌，形如宝塔的供神食品。

② 放堂——施主到寺庙中布施。



一时贾环、贾兰来了，袭人连忙拉住，坐了一坐，便去了。宝玉笑道：“走乏了！”便歪在床上。方吃了半盏茶，只听外头咕咕呱呱，一群丫头笑着进来。原来是翠墨、小螺、翠缕、入画、邢岫烟的丫头篆儿，并奶子抱着巧姐儿，彩鸾、绣凤八九个人，都抱着红毡子来了，笑说道：“拜寿的挤破了门了！快拿面来我们吃！”刚进来时，探春、湘云、宝琴、岫烟、惜春也都来了。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不敢起动，快预备好茶。”进入房中，不免推让一回。

大家归坐，袭人等捧过茶来。才吃了一口，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。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，回进去，说不能见我；我又打发进去让^①姐姐来着。”平儿笑道：“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，不得出来回你。后来听见又说让我，我那里禁当的起？所以特给二爷来磕头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也禁当不起。”袭人早在门旁安了座，让他坐。平儿便拜了下去，宝玉作揖不迭。平儿又跪下去，宝玉也忙还跪下，袭人连忙搀起来。又拜了一拜，宝玉又还了一揖。袭人笑推宝玉：“你再作揖。”宝玉道：“已经完了，怎么又作揖？”袭人笑道：“这是他来给你拜寿。今日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该给他拜寿。”宝玉喜的忙作揖，笑道：“原来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。”平儿赶着也还了礼。

湘云拉宝琴、岫烟说：“你们四个人对拜寿，直拜一天才是。”探春忙问：“原来邢妹妹也是今日？我怎么就忘了！”忙命丫头：“去告诉二奶奶，赶着补了一份礼，和琴姑娘的一样，送到二姑娘屋里去。”丫头答应着去了。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。探春笑道：“倒有些意思。一年十二月，月月几个生日。人多了，就这样巧。也有三个一日的，两个一日的。大年初一也不白过，大姐姐占了去；怨不得他福大，生日比别人都占先，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冥寿。过了灯节，就是大太太和宝姐姐，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。三月初一是太太的，初九是琏二哥哥。二月没人。”袭人道：“二月十二是林姑娘，怎么没人？——只不是咱们家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你看我这个记性儿！”宝玉笑指袭人道：“他和林妹妹是一日，他所以记得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？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！平儿的生日，我们也不知

^① 让——请。

道,这也是才知道的。”平儿笑道:“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^①?生日也没拜寿的福,又没受礼的职分,可吵嚷什么?可不悄悄儿的就过去了吗?今日他又偏吵出来了。等姑娘回房,我再行礼去罢。”探春笑道:“也不敢惊动。只是今日倒要替你作个生日,我心里才过的去。”宝玉、湘云等一齐都说:“很是。”探春便吩咐了丫头:“去告诉他奶奶,说我们大家说了,今日一天不放平儿出去,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。”丫头笑着去了,半日回来说:“二奶奶说了,多谢姑娘们给他脸。不知过生日给他些什么吃?只别忘了二奶奶,就不来絮聒他了。”众人都笑了。

探春因说道:“可巧今日里头厨房不预备饭,一应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,咱们就凑了钱,叫柳家的来领了去,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。”众人都说:“很好。”探春一面遣人去请李纨、宝钗、黛玉,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,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。柳家的不知何意,因说:“外厨房都预备了。”探春笑道:“你原来不知道,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。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;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,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。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,开了帐,我那里领钱。”柳家的笑道:“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?我们竟不知道。”说着,便给平儿磕头,慌得平儿拉起他来。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。

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,同到厅上去吃面。等到李纨、宝钗一齐来全,又遣人去请薛姨妈和黛玉。因天气和暖,黛玉之疾渐愈,故也来了。花团锦簇,挤了一厅的人。谁知薛蝌又送了巾、扇、香、帛四色寿礼给宝玉,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。两家皆办了寿酒,互相酬送,彼此同领。至午间,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。宝钗带了宝琴过来与薛蝌行礼,把盏毕,宝钗因嘱咐薛蝌:“家里的酒,也不用送过那边去,这虚套竟收了,你只请伙计们吃罢。我们和宝兄弟进去,还要待人去呢,也不能陪你了。”薛蝌忙说:“姐姐兄弟只管请;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。”

宝玉忙又告过罪,方同他姐妹回来。一进角门,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,把钥匙要了,自己拿着。宝玉忙说:“这一道门何必关?又没多的人走。况且姨娘、姐姐、妹妹都在里头,倘或要家去取什么,岂不费事?”宝钗笑道:“小心没过逾的。你们那边,这几日七事八事,竟没

① 那牌儿名上的人——算得上哪一种人,这里是自谦没有过生日的资格。



有我们那边的人，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。要是开着，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走近路从这里走，拦谁的是？不如锁了，连妈妈和我也禁着些，大家别走。纵有了事，也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？”宝钗笑道：“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，乃因人而及物；要不是里头有人，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。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，要以后叨登不出来，是大家的造化；要叨登出来了，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。你也是不管事的人，我才告诉你。平儿是个明白人，我前日也告诉了他。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，所以使他明白了。要不犯出来，大家落得丢开手；要犯出来，他心里已有了稿儿，自有头绪，就冤枉不着平儿了。你只听我说，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。——这话也不可告诉第二个人^①。”

说着，来到沁芳亭边，只见袭人、香菱、侍书、晴雯、麝月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十来个人，都在那里看鱼顽呢，见他们来了，都说：“芍药栏里预备下了，快去上席罢。”宝钗等随携了他们，同至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。连尤氏已请过来了，诸人都在那里，只没平儿。原来平儿出去，有赖、林诸家送了礼来，连三接四，上中下三等家人，拜寿送礼的不少。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，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凤姐儿，不过留下几样，也有不受的，也有受下即刻赏钱与人的。忙了一回，又直等凤姐儿吃过面，方换了衣服，往园里来。

刚进了园，就有几个丫鬟来找他，一同到了红香圃中，只见筵开玳瑁，褥设芙蓉。众人都笑说：“寿星全了！”上面四座，定要让他们四个坐。四人皆不肯。薛姨妈说：“我老天拔地，不合你们的群儿，我倒拘的慌，不如我到厅上，随便躺躺去倒好。我又吃不下什么去，又不大吃酒。这里让他们，倒便宜。”尤氏等执意不从。宝钗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倒让妈妈在厅上歪着自如些。有爱吃的送些过去，倒自在。且前头没人在那里，又可照看了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既这样，恭敬不如从命。”因大家送到议事厅上，眼看着命小丫头们铺了一个锦褥并靠背引枕之类，又嘱咐：“好生给姨太太捶腿。要茶要水，别推三拉四的。回来送了东西来，姨太太吃了，赏你们吃。只别离了这里。”小丫头子们都答应了，探春等方回来。终久让宝琴、岫烟二人在上，平儿面西坐，宝玉面东坐。

① 第二个人——亚东本作“第三个人”，据程甲本改。

探春又接了鴛鴦來，二人并肩對面相陪。西邊一桌寶釵、黛玉、湘雲、迎春、惜春依序；一面又拉了香菱、玉釧兒二人打橫。三桌上尤氏、李纨，又拉了襲人、彩雲陪坐。四桌上便是紫鵲、鶯兒、晴雯、小螺、司棋等人團坐。

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。寶琴等四人都說：“這一鬧，一日也坐不成了。”方才罷了。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。眾人都說：“我們這里沒人聽那些野話，你厅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。”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，命人送給薛姨媽去。寶玉便說：“雅坐無趣，須要行令才好。”眾人中有說行這個令好的，又有說行那個令才好的。黛玉道：“依我說，拿了筆硯，將各色令都寫了，拈成闖兒。咱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。”眾人都道：“妙極。”即命拿了一副筆硯花箋。

香菱近日學了詩，又天天學寫字，見了筆硯，便巴不得，連忙起來說：“我寫。”眾人想了一回，共得十來個，念着，香菱一一寫了，搓成闖兒，擲在一個瓶中。探春便命平兒拈。平兒向內攪了一攪，用箸夾了一個出來，打開一看，上寫“射覆”^①二字。寶釵笑道：“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！‘射覆’從古有的，如今失了傳，這是後纂的，比一切的令都難。這里头倒有一半是不會的，不如毀了，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既拈了出來，如何再毀。如今再拈一個，要是雅俗共賞的，便叫他們行去，咱們行這一個。”

說着，又叫襲人拈了一個，却是“拇戰”。湘雲先笑着，說：“這個簡斷爽利！合了我的脾氣！我不行這個‘射覆’，沒的垂頭喪氣悶人，我只猜拳去了。”探春道：“惟有他亂令，寶姐姐快罰他一鍾。”寶釵不容分說，笑灌了湘雲一杯。探春道：“我吃一杯。我是令官，也不用宣，只听我分派。取了骰子令盆來，從琴妹妹擲起，挨着擲下去，對了點的二人射覆。”

寶琴一擲是個三。岫烟、寶玉等皆擲的不对，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。寶琴笑道：“只好室内生春，若說到外頭去，可太沒頭緒了。”探春道：“自然，三次不中者罰一杯。你覆他射。”寶琴想了一想，說了個“老”字。香菱原生于這令，一時想不到，滿堂滿席都不見有與“老”字相連的成語。湘雲先听了，便也亂看，忽見門斗上貼着“紅香圃”三個

① 射覆——酒令的一種，用字句隱寓事物，令人猜度。



字,便知宝琴覆的是“吾不如老圃”的“圃”字;见香菱射不着,众人击鼓又催,便悄悄的拉香菱,教他说“药”字。黛玉偏看见了,说:“快罚他!又在那里传递呢!”闹得众人都知道了,忙又罚一杯。恨的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。于是罚了香菱一杯。下则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。探春便覆了一“人”字。宝钗笑道:“这个‘人’字泛得很。”探春笑道:“添一个字,两覆一射,也不泛了。”说着,便又说了一个“窗”字。宝钗一想,因见席上有鸡,便猜着他是用“鸡窗”、“鸡人”二典了,因射了一个“埘”字。探春知他射着,用了“鸡栖于埘”的典,二人一笑,各饮一口门杯。

湘云等不得,早和宝玉“三”、“五”乱叫,猜起拳来。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,也“七”、“八”乱叫,掳起拳来。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。叮叮当当,只听得腕上镯子响。一时湘云赢了宝玉,袭人赢了平儿,二人限酒底酒面。湘云便说:“酒面要一句古文,一句旧诗,一句骨牌名,一句曲牌名,还要一句时宪书^①上有的话,共总成一句话。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。”众人听了,都说:“惟有他的令比人唠叨,倒有些意思。”便催宝玉快说。宝玉笑道:“谁说过这个?也等想一想儿。”黛玉便道:“你多喝一钟,我替你说。”宝玉真个喝了酒。听黛玉说道:

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风急江天过雁哀,却是一只折脚雁,叫得人九回肠。——这是鸿雁来宾。”

说得大家笑了。众人说:“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。”黛玉又拈了一个榛瓢,说酒底道:

“榛子非关隔院砧,何来万户捣衣声?”

令完。鸳鸯、袭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语,都带一个“寿”字,不须多赘。

大家轮流乱了一阵。这上面湘云又和宝琴对了手,李纨和岫烟对了点子。李纨便覆了一个“瓢”字,岫烟便射了一个“绿”字,二人会意,各饮一口。湘云的拳却输了,请酒面酒底。宝琴笑道:“请君入瓮。”大家笑起来,说:“这个典用得当!”湘云便说道:

“奔腾澎湃,江间波浪兼天涌,须要铁索缆孤舟,既遇着一江风,不宜出行。”

^① 时宪书——即历书。